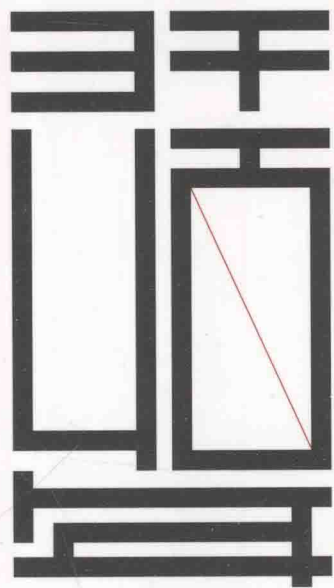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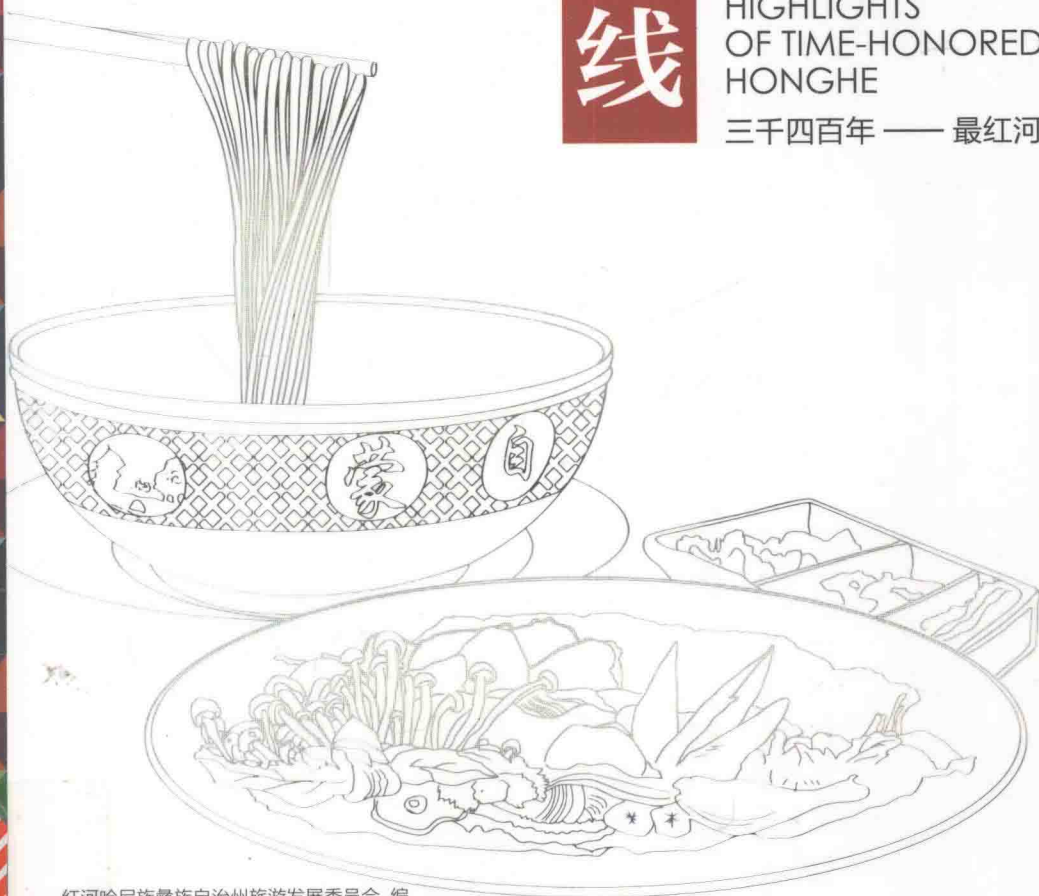


百年过桥米线



HIGHLIGHTS
OF TIME-HONORED
HONGHE

三千四百年 —— 最红河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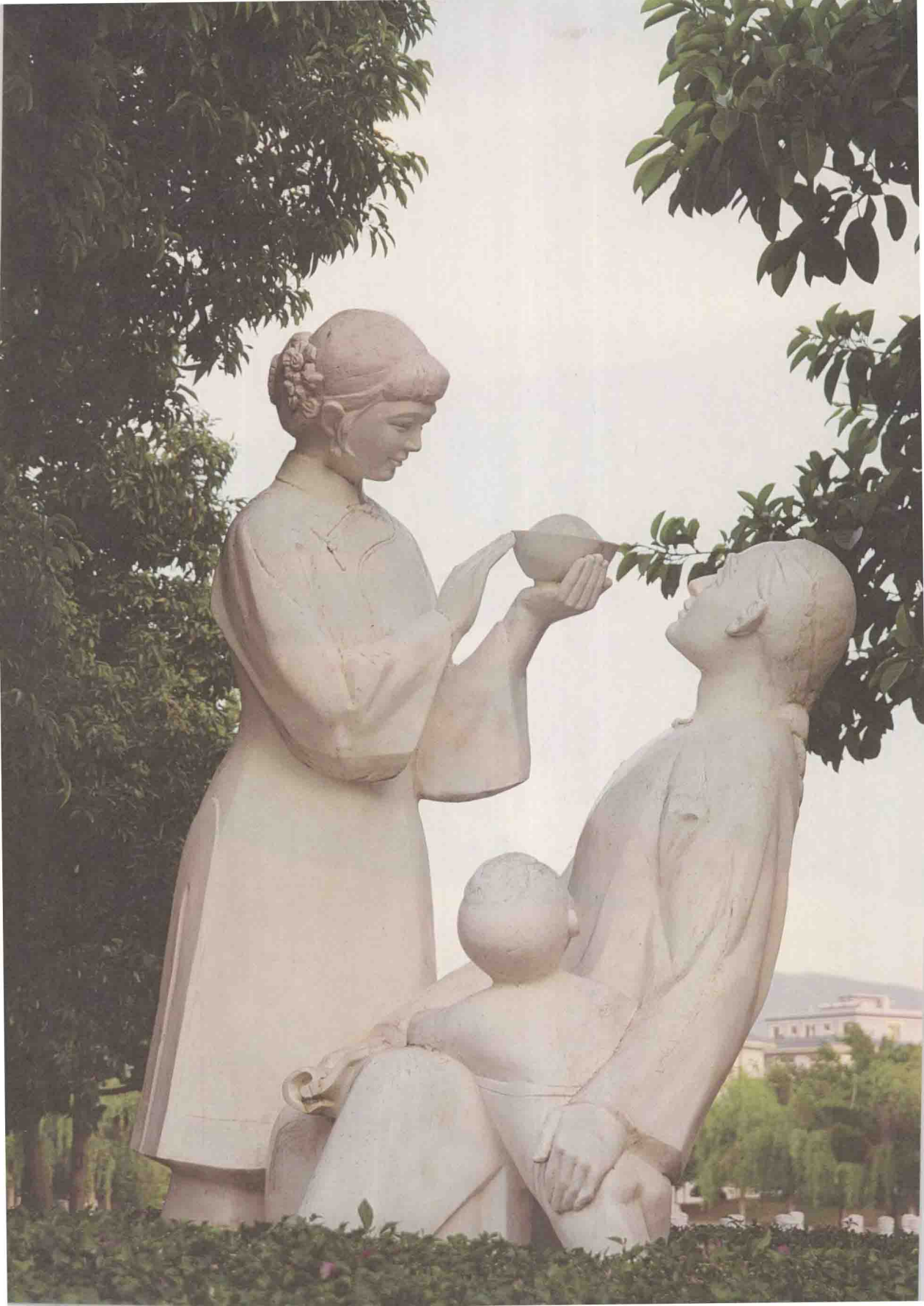
《三千四百年——最红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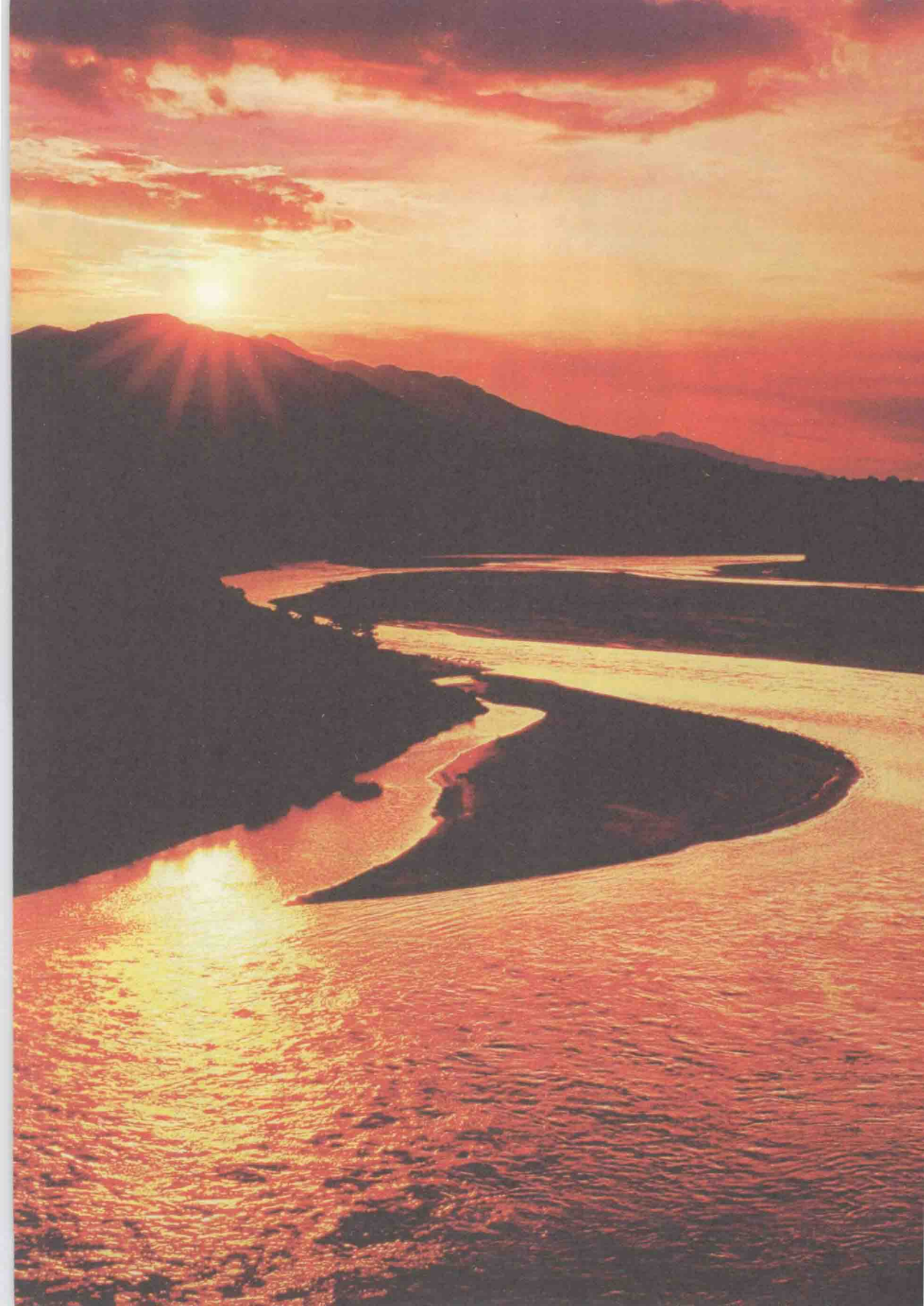
百年过桥米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红河流域的人文史诗

红河流域荡漾着动人而神秘的人文地理传奇，我有幸拜读了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旅游发展委员会汇编的这一套丛书，它以美仑美奂的书写结构，诠释了《千年哈尼梯田》《千年临安古城》《千年建水紫陶》《百年滇越铁路》《百年开埠通商》《百年云锡矿业》《百年过桥米线》的人文历史地理风俗史貌。

哈尼梯田是一部古老的史诗，大约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南诏时期，哈尼人已经学会了在层层叠叠的梯田中镌刻铭文，那些关于天、地、人的传说，被哈尼人的先民吟唱成原始的歌谣，形成了巨大的史诗般的韵律，在历史的岁月中撞击着大地。依赖于这种韵律和神秘的思想，我们就能够衡量梯田神学中的符号，尽管它是那样飘渺无边；尽管它充满了时间的磨砺和煎熬，然而，这些东西就是哈尼梯田的背景，时间构成了哈尼梯田的史诗，梯田生长着永生不灭的稻穗是哈尼梯田的戏剧，梯田上漫溢的水和阳光是哈尼梯田的哲学，所有这些东西都代表着哈尼人的感情和思想境界，正像哈尼人在远古时期创造着一个狭窄的由深渊抵达云端以上的梯田文化一样，哈尼人崇拜土地和稻谷的那种热情和创造力，使他们留下了永恒的梯田文化史。

与临安古城的相遇，仿佛是前世的机缘。《千年临安古城》弥漫着梦一样斑斓的古风，在它悠久岁月中的怀抱，我们漫步、品尝，在转眼间仿佛又回到了另一个古老的朝代。当我们来到建水，在一个绿色的静寂的早晨，怀着肃穆的心情，奔赴建水文庙时，那里正在举行着祭祀舞，所有的礼乐器具显得那样朴素无华，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在准备着用心灵来倾听每一种乐器的旋律。建水文庙用历经了时间的锦绣文

章谱写了它独特的文化传颂。在《千年临安古城》一书中,我仿佛被转世的灵魂牵引着前行,在建水文庙,我猜测着圣人孔子来到建水文庙的那个秋天,整座文庙飘忽着菩提的气息和心若止水的清澈味道。孔子是悄无声息垂临的,他依然以不重不轻的步履来到此地,像过去任何时刻一样,孔子造访之地,当然是为了讲学,即在这个茫茫世界上,用孔子思想造就一座神圣殿堂,以此让这个世界蒙受黑暗和迷津之雾所笼罩者,寻找到圣典,孔子来了,他的众多学生也来了。

《千年建水紫陶》伴随着整个临安的脚步从千年走来,在千年临安古老的光芒中,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轮回的紫陶工艺史,感受到了紫陶在千年建水的演变。建水紫陶是随同人类文明史发展到今天最奇美的手工艺品。

而在《千年建水紫陶》中,我们仿佛触摸到了这深刻的追溯,以及来自一代又一代陶艺大师们对于工艺永不疲倦的探索 and 追求。当我每一次来到建水,穿越着古老的街巷文化时,都能寻到紫陶,寻到那些传承着优美而神秘的陶艺魔法,感受到紫陶制作的工艺史,以及那一幕幕震撼世界的精美艺术。

滇越铁路是红河流域另一条人文的遗梦,每当这一刻,我仿佛又听见了火车的哐当声,多年以前我曾经踏上这条铁路,并完成了长篇小说《碧色寨之恋》。十九世纪末期,战乱、混沌、黑暗和死亡交织在世界历史之中,当十九世纪异域人的脚步声抵达中越边界时,法国人来了。他们看到了中国云南的广大山川,他们很快就以各种理由和形式组成了考察队伍,首次进入红河流域……之后便是悲歌绵绵之下滇越铁路的路殇之歌。我们知道,火车的创造是为了缩短人类目击不到的漫长距离。诸神所创造的万千距离是为了测量和衡量人类之心到底有多远?人类之幻想和现实的力量到底能走多远?在《百年滇越铁路》一书中,我们仿佛又一次看到了米轨跑过的一百年,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碧色寨、人字桥……我们在这一幕幕历史的聚焦镜头下,一次次的感受着伟大而孤寂的时间,回首那些历史的遗梦,忍不住的泪光在眼前闪烁。

《百年云锡矿业》就像红河流域最古老的一张张充满沧桑的面孔,红河个旧地区,从五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及至西汉随着中原文化的渗透,锡、银、铅采冶业兴

起,今天,个旧的山山水水都充斥着时间足迹中的熔炼,它像一座永不谢幕的舞台,不断的演绎着云锡的繁荣与衰败……通过它的往事与沉浮,我们读到了其中的忧怀与奋起的熔炼史。

就是在这样一个沧桑的红河流域却诞生了云南省的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第一家外资银行……《百年开埠通商》就是忽必烈的边城,就是碧色寨、中越古道间已流逝的蛮耗遗梦、就是迤萨古镇伸向异域的马帮之旅……

史诗般的地方,一定会存在着值得探寻的美食文化,《百年过桥米线》追溯到了一个区域关于过桥米线的风俗史。人类生活离不开风俗,生命存在一息就必须依赖这些历史上的风俗演义,使我们的生命饱受过往事物的滋养。民以食为天,《百年过桥米线》宛如一匹匹乳白色的丝线,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红河流域的百姓,此外,它以精美而朴素的制作流程,携带着被一个个故事所传唱的美味闻名于世界。

红河流域的人文史诗,是属于世界庆典中的人文境遇,当我手捧这一套精美的图书时,仿佛又回到了这座美丽的版图。

那些低飞的或高空的鸟看见了这个世界,

当百年滇越铁路像梦一样荡漾在眼前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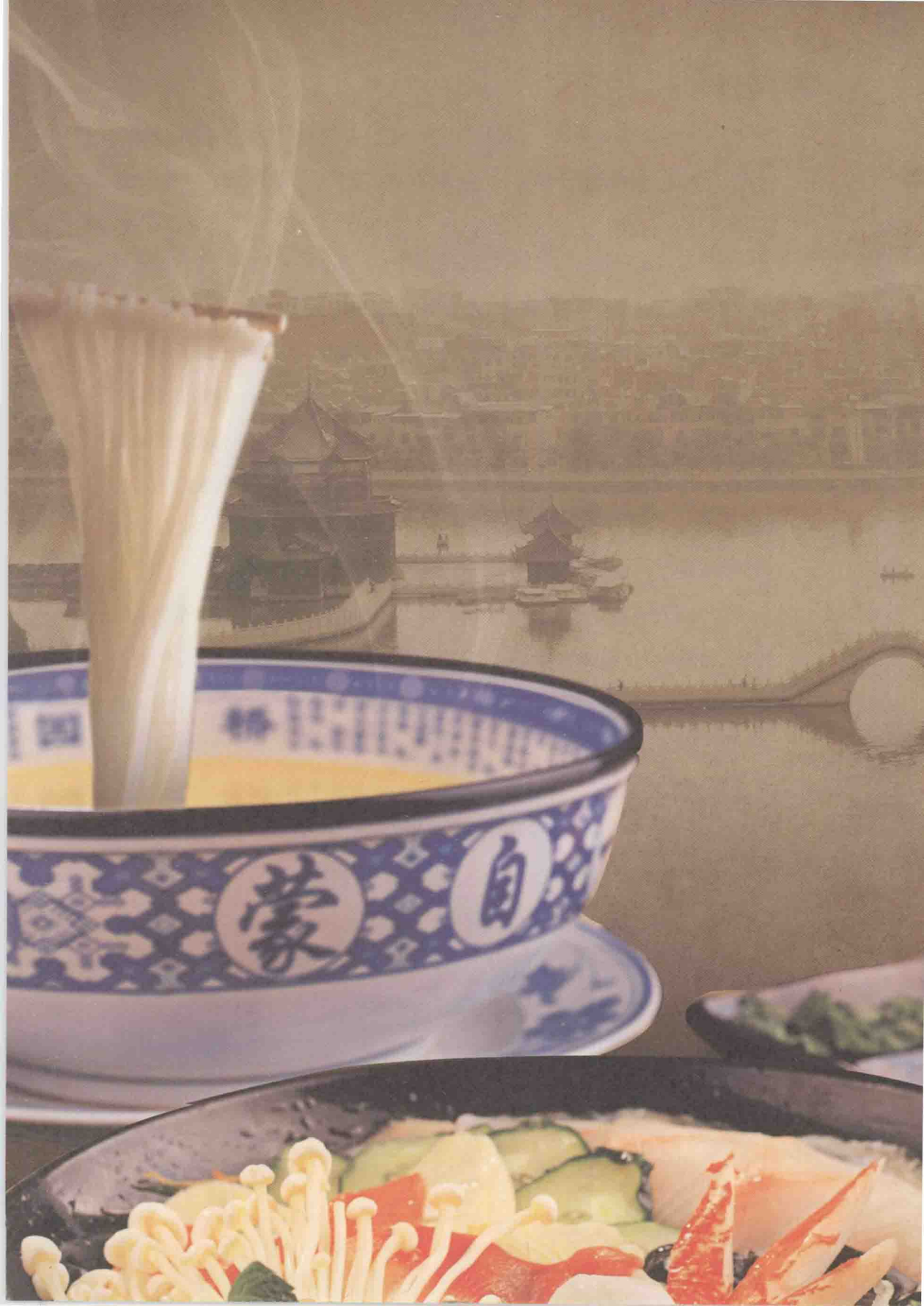
造梦的旅行者们将带着古老或年轻的画卷抵达红河的岸,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最美的秘境深处的江流深情的流淌,

我希望旅游者能坐在半山腰的哈尼梯田看到古老的物种传颂,

我希望在红河流域的人文史诗中保留着人类世代代的奇迹,

我希望在这一本本书中收藏或吐露着人类生命史上最永恒不变的秘密……



品过珍馐百味
尝过山珍海味
追寻的还是记忆中最原始的味道

南湖岸的米线
十七孔桥的草芽
红河百年历史流淌

回归
最本真的味道
在红河两岸
那打动心灵的口感

舌尖
辗转承欢
五味俱全之地
寻觅属于自己的味道

前言 那一场日月流香的快煮慢食 / 01

民以食为天，米线为地 / 02

大碗划过几百年 / 04

无米线，不云南 / 07

开篇 关于美食，他们说 / 11

 过桥米线香百年 / 17

米线的人生百味 / 18

过桥米线传奇篇 / 21

过桥米线工艺篇 / 29

过桥米线原料篇 / 35

过桥米线代表篇 / 45

过桥米线吃法篇 / 55

过桥米线品牌篇 / 58

过桥米线过桥篇 / 65

过桥米线出门篇 / 71

过桥米线安全篇 / 80

 好吃懒做亦无妨 / 87

有碗米线，便是晴天 / 89

生于米线，长于过桥 / 95

本源本味本地范儿 / 100

小品红河，米之衍生 / 114



炉火旁的生活哲学 / 127

仁礼之食，朝阳一品宴和临安十肴 / 128

特写一笔气锅鸡 / 135

豆腐宴里的人生哲学 / 139

长街古宴里的哈尼文化 / 150

解味民族特色菜 / 157

味本天然，紫薯宴 / 161

百年铁路旁的凉鸡 / 163

花宴虫宴里的乡野人生 / 167

冲向吉尼斯纪录的鱼王宴 / 171

杯酒人生，红酒庄里的分餐配酒 / 175

众里寻汤千百度 / 181

屋顶上的土司家宴 / 185

一张纸上的腌萝卜 / 188

通灵村的百事通 / 190

就在这家吃了二十年烧烤 / 193

异域飘香别有味 / 197

附录 红河特色美食推荐 / 200

红河州特色商品推荐 / 201

后记 / 202

那一场日月流香的快煮慢食

古代那本《食次》书称米线为“粢”，简单明了地表达了米线的内涵，即：精米制作的精致餐食。米线在云南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食物，在云南，不得不尝的米线便是过桥米线。米线何以能过桥？什么样的桥？桥上桥下有何故事？好奇的旅者在一睹过桥米线真容后，更加浮想联翩。也就是这样一座简单的石桥，静默地伫立在红河州蒙自市南湖瀛洲亭旁，百年前的书生与贤妻琴瑟和鸣的爱情，造就了举世闻名的过桥米线。

米线，是红河州特色小吃之一，红河人的米线是主食，除了有能过桥的，还有大锅的、小锅的，混搭不同配料，造就了彩云之南特有的简约而质朴的米线文化。行遍红河州13个市县，无论是上等宴席还是街边小吃，无论是汉人特色还是民族美味，都是巧夺心思，简约质朴，无须太多时间，没有过多复杂的工艺，皆需食客慢慢品，过急则会伤了嘴巴，食不下咽。一如红河人眼中的生活，需要快煮慢食。



民以食为天，米线为地

食，是人活在世上的生存首需。中国古人很早就明白吃的重要性，《汉书·酈食其传》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除了指出吃是人们生活所系外，也能看出天有多大，食有多广。关于“食”，《说文》是这样定义的：“食者，米也。”即六谷之饭。地大物博的中国，不同的气候环境和地理差异造就了不同的饮食习惯。黄河以北的地方，人们喜欢以面食为主食，而南方则以大米为主食。在彩云之南的东南部，人们喜欢把大米加工之后做成的一种米制品当作主食，并且演绎出不同的吃法。

这里就是红河州，米线是红河人饮食生活的重心。不仅因为它有闻名四海的“过桥米线”，也不是它被冠以“米线之乡”。真正到了红河，走过一圈，才发现红河人爱米线，爱到了骨子里，从早到晚，可以吃的都是米线，而且百吃不厌。采访途中，遇到中央电视台记者来拍民俗风情，言谈中提及米线，北方的汉子笑着说：“吃遍整个红河州，全州都是米线。”可见米线是红河州最流行的食物。

外来的旅者，在红河州待久了，会吃怕了米线；离开，又会思念。带着大米原始的醇香，配着不同食材的美味，家喻户晓的过桥米线，一定要去蒙自吃，除了汤汤水水的美味，还有“过桥”的文化；个旧的大锅米线，带着甜辣的口感，搭配锡都最新鲜的食材，酸菜肉番茄酱米线、羊奶菜米线、油燃米线等，让除了个旧之外的云南人咋舌；开远的小锅米线，碗比盆大，辣椒辣得极正；红河县的红米线，从梯田到饭桌，配料简单，拥有大自然最本真的味道；弥勒人用卤鸡搭配米线，做出一道流传百年

的美食——卤鸡米线；泸西的凉米线，除了拥有百年的招牌，还有就是地道的口感，药材入了口，搭配米线，却吃不出一一点中药味……

米线，本是汉族特色小吃，但在多民族聚居的红河州，无论是哈尼族、彝族还是瑶族、苗族或是傣族，都爱米线，只是加工的方式略微有些差别。对于米线之热爱，一定要到红河州见识过才明白。作为红河饮食结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民以食为天，那么红河人便以米线为地。

大碗划过几百年

从稻米出现的那一刻，人类历史上便有了米线。1000多年前的《隋书》和《齐民要术》里，记述了一种用大米制作的食物，其制作过程是将糯米磨粉加蜜、水，调至稀稠适中，灌入底部钻孔之竹勺，粉浆流出为细线，再入锅中以膏油煮熟，书中称之为“粢”。这是米线的前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代出现了便于保存的“米缆”，其形态、制法，一如现在云南人口中的“干浆米线”。无论是“粳米甚洁碓筛绝细粉汤漉稍坚置锅中煮熟，杂生粉少许擀使环节折切细条暴燥，入肥汁中煮以胡椒、施椒、酱油、葱调和”，还是“粉中加米浆为糍揉如索绿豆粉入汤入釜中取起”，米线发展到明清时期，就开始出现在了云南历史上。

米线的游走

这本是汉人智慧的结晶，为何却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蛮夷之地出现，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成了云南特有的名小吃？且不说被誉为植物王国的云南有着良好的水质、适宜的气候、时鲜的食材，这些为米线生根发芽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就说当年，朱元璋大笔一挥，明兵入滇征战，安营屯田，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蛮夷之地的民族，没有固守，没有排外，没有恪守程朱理学，宽容地接纳这群迁徙的人，互相通婚，互相学习，将汉人所带来的饮食习惯和生活，吸取精华、沉淀，逐渐演化为云南本地特有的生活方式。食物也一样，随着人们的迁徙而游走。

最早关于云南米线的成文记述是在大理才子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中，提

到了这么一句“食有米缆”。从此时，可确定，米线就这样从中原游走到了云南。

划碗米线之幸福

云南人吃米线，不说吃，云南人请人吃米线是这样说的：“走，划米线去！”“划”这个动词形象地表达出来，吃米线的状态和方式。筷子在碗里，连米线带汤，一下接一下，哗啦——划入腹中。唾液来不及将其深加工成麦芽糖，便随汤汁在胃里溶解。所以云南人也将其称为“喝米线”。

这种习惯究竟从何开始，又为何沿袭，一时无法考证。性格温吞的云南人对于米线所表现出来的豪爽，不觉让人有些惊异。划米线带给云南人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不去体验的看客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种快感不能用言语表达。尤其是在有雨便成冬的云南，一碗米线划下肚，燃起了从里到外的热情，不仅饱了口腹之欲，生理上得到了满足，心理上也得到了充分满足。

特别是在红河州，米线用盆装，汤汁充盈，米线够分量，一盆划下去，从里到外，舌尖到心尖，幸福感十足，饱胀感充斥着全身，觉得吃饱了是件如此愉悦身心且幸福的事。

一碗米线传百年

开个米线馆，开个百把年，就连米线的汤都是百年前的延续，这大抵是云南才有的故事，也只有红河州看得见了。以葡萄酒和温泉而闻名的弥勒，有家特色米线店，一开就开了一百多年。民间流传这么一个说法：“到了弥勒，要看一个洞，白龙洞；拜一尊佛，弥勒佛；抽一支烟，红河烟；喝一瓶酒，云南红；洗一个澡，泡温泉；跳一曲舞，阿细跳月；吃一只鸡，弥勒卤鸡。”说的就是马云芬家百来年的马氏卤鸡米线店。

当年马老爹在街边摆摊卖卤鸡时，只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绝没有想到自己研

发的卤鸡米线能泽被后世，卖个卤鸡米线还能卖成百年家族式传承企业，且在孙女马云芬这一辈卖出了名气，马氏卤鸡米线就成了弥勒特色小吃，还被评为云南名小吃，声名远播。品牌建立起来了，一家人也团结在这一品牌之下，分工协作，63岁的马云芬是个企业管理高手，两个儿子负责核心技术——卤鸡，女儿女婿分别管理不同店面，老街上的老店就自己亲自管理。采购，这个关键环节，自己亲自把关，所有的鸡都是未开叫的土公鸡，肉质鲜美、口感劲道，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有鸡味。

祖上传下来的卤药配方，百年老汤，好事者深挖其卤鸡米线精髓之时，马云芬会说：“不就是卤个鸡么，过得日子就行。”